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九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一

句容陳立卓人著

桓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舊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為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

生郰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疏】注以公至問之○公夫人言及即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何以不言及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上下大夫言及舊疏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問之

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說文答問云儡即及者何累也之累按說文人部傫相敗也南征賦注引作儽敗之兒寡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傅奕本儡儡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傫一本作儡敗也斯也西征賦曰儳位儡其隆替寡婦賦容貌儡以頓顇注引禮記喪容儡儡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纍即連累之義不必迂同如儡之解也累蓋即纍之省說文系部纍綴得理也禮樂記纍纍乎如貫珠由連綴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纍同纍是也○注累纍至語也○通義云累者相連累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以纍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湘纍李奇注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

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麋信云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弒范注亦云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不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疏〕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荀息書及故傳引之

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叔仲惠伯是也〔疏〕注叔仲惠伯是也○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弒昭公蕩意諸死之卽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益衆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疏〕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者爾書之則不顯與君弒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弒爲嫌矣

何賢乎孔父〔注〕据叔仲惠伯不賢〔疏〕注据叔至不賢○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彼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

是以不書故據之也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以稱字見先君死〔疏〕繁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累至君死。穀梁傳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賢孔父其義形於色奈何仇牧襃獎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疏〕按勘記云唐石經諸本皆作奈非鄂本作柰三年同柰者〔疏〕柰也國語晉語曰柰吾君何柰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柰何弗敬是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𥄕省从〔疏〕曰後漢書孔融傳論曰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盧注家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皋陶謨夙夜浚明有家傳卿大夫稱家禮記曲禮凡家造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卽定十二年孔

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
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
喪祭不用冰者言爲○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
甫注甫字或作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童某甫注甫某甫且字
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假借楊疏云穀梁
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謚也後人附疑
於父字非謚謚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
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
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
有子孔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
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
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顧爲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
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按左傳雖有督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爲宋卿何至不
依禮蔽面督弑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宜言曰
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閒甫殤稱妻之志又春即動于疑傳
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滅殺孔父明其杜預卿以此二事
采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賈充等留餘地耳即見妻于路一
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指擊不
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
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士既不稱大
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

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殁稱
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
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
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穀義以論語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
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
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但邵公一人
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
左傳先師鄭衆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何氏亦以孔父爲字也穀
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
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其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
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義累於君之詞君
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體於君所言
大夫殺則稱謚若字又因以先稱字見先君死例其文而不系
其實

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走也傳道
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
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己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
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

免 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

疏廣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亾小者傾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援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亾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亾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援以國政以殤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殤以弑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當將興鄰國豈直免弑故此吾所悄悄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鹽鐵論殊路云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

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俱與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諱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疏）繁露服制象云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督欲弒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閑也

閔部爲君抒難人與敢致難之意焉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
忠害也○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
篇文樂道人之善季氏篇文儀釋文作嚴云本又作儀魏書
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
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
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
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
下僖十一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浦云言及者三十二字當
在經下從僖十年疏校按此注舊在傳末何氏終言之也此
類注中甚多不得以疏僖十年疏引在經下便輕爲例置又按
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焯浦鏜皆誤會
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弑明當爲附庸君
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
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社稷所
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
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傳疏云春秋之內常
國不氏者無知州叫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
者正欲起其取國與憑也又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
喜時讓國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穆公之
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憑實宜當
國如齊無知衛州叫之例書宋憑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
督督憑一事督當國則憑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

英云經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晉郤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

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通義云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本爵爾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夫杞左傳猶有用夷禮之說滕薛何事直是臆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注〕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注目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爲目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桓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矣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繁露奉本云於稷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唐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

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薄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
故欲見君恩之薄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
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
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後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
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
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屬入因
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
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
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
是也繁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
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
也又云義不諱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
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
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
○繁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
聞痛其禍子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
者卽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辛
已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
遠近不同事以譏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
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
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
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
亦也是也繁露又云傳聞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
九十六年於傳聞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
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謨諱元成傳云
親疏之殺殺猶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
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厚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
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皆生此矣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注〕據觀魚諱〔疏〕
注據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
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
觀爲譏者是也通義云據入極諱滅輸平諱獲之隱賢而桓
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據此也
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弑君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
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
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
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
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

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辭直成亂也（疏）校勘記云賤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同監本毛
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州官書本明閔齊
伋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
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夌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
諱之文疑毛本賊爲誤字夌雲按隱元年傳明言隱賢而桓
貴此云桓賊以桓弑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
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貴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弑君之
賊春秋所賤也穀梁傳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賤
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
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眾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
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衍文謂君子與
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弑其
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賂日以賂注桓既
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
適閭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
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篡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
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
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
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

實故納賄于廟僭儗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
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
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
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恭齊陳鄭志在討
亂桓公與宋馮均弒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
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忠平
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
往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
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
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
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彼注云州屬於連三
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此同惡○僖四年左
傳云五侯九伯女齊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王等之侯九州
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
然後殺者也死此注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
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惡民士奇春秋說
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
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
而成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無瑕者可以戮人督桓親弒其君兄猶
楚靈親弒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慶封而釁桓
不能戮宋督既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督桓之惡更甚

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僅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則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郜大鼎納于大廟徵旨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疏】注據莒至杞也○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即此郜鼎是也鼎得之郜故從其本主名名之曰郜鼎名者自命之謂也若器之白名矣穀梁傳孔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郜繫之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疏】如牟婁是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爲莒所有故即繫之莒不得曰杞牟婁也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據錯【疏】注據錯○舊疏

云二辭相遺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猶也若曰取彼器與
故謂之錯　此人與國物凡人取與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
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注)即就也○說文皀部即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
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本名○經義
述聞云謹案據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
注云凡人取與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
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爾而解之曰
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據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按
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爲明爽通義云人之與
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
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樾云何
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爲己有恐後不可
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
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昵昵與暱同
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
不黏黏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
爲此人之器明日可爲彼人之器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
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
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
宋始

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注〕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主
之謂之郜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郜本所以有大鼎
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
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疏〕
注宋始至大鼎○宋本主作王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
郜本作正當據正宋以不義取郜鼎春秋郎書其本名以正
不義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者也故何氏云然其實宋郎以
義取亦止能謂之郜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
本取大鼎于郜故名郜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郜而取其鼎
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因當從名若文王克崇
伐密而得有崇鼎者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
若天賜之非○注郜本至賜之○舊疏云謂殷衰之時鼎沒
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氏召南考證云此鼎
與九鼎無涉九鼎沒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
九鼎于雒邑非得之泗也按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
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
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
鬺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

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
亡鼎遂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所
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
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
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乎斄公劉
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
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
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
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迹
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
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
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惡王之
籍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
大夫祭五鼎按士喪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
設扃鼏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
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
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
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
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
釋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
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
以盛葬奠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遣奠陳奠五於門外是也天

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為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周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 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此也 俄而可以為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為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疏〕注俄者至頃也○制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制作創漢書班婕妤傳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子八籌篇鳥獸俄呴呴俄逃逃創者始也漢書所用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之頃猶言作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

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卽後王者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也弟子未解故云附〔疏〕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捕取也取有冣義與恣意義近

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之辭〔疏〕說文口部否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从口書此曰否者卽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皋陶謨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

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注〕媦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者從可知省文也〔疏〕注媦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媦廣雅媦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爲㜸妹爲媦周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媦也媦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言楚王以媦爲妻終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

爲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經不至文也○此對郜大鼎繫郜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四月無戊申戊申爲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異月也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日其誤審矣杜氏長厤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一日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

尊〔疏〕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
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三傳之義同○注言者入辭
也○莊九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
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去此亦引內
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
餞納日餞孔傳餞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
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傳以周公為太廟
魯公為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
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閟宮有侐是也又史記世
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
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
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
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為之享之
傳疏出故為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
之○蓺聚引白虎通又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
貌也○注故曰至至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
歎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歎嘆有別按說文口部嘆吞歎也
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有蓷云嘅其
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戚斯歎
疏云鄭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
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

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酳釂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亦與鄭氏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為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尸設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為春秋說文附隊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日左右社稷西日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鍾云上親親上誤當作何否則下何尊尊當作上庶不敢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易混李氏惇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郕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

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
侯謹按紀侯冊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
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為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
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
遂改紀為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
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即杞宋也稱侯不可
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娶必先選於
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
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于以
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德但以
子為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則其尊所
不挹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閒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
門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
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
子稱侯有司議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
宗廟孝之至也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
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褒爲侯
言王者不娶於小國是也後漢順烈皇后傳春秋之義娶先
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棣高大事表云漢世立后先進
后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諡自此始皆不知紀
子弔爲闕文故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后
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陟

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馮野王傅喜王商三人元成哀閒若人用之可無王氏之禍是黃平情之論矣援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威權替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子伯並稱故知此侯非本爵也如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恒稱侯下六年公會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王本於作于○注月者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禮記哀公問云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廣孝敬之義也傳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合與朝異○注益以至封也○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

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即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恆孔疏強爲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需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謂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淯水東經鄧縣故城南左入淯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注據齊至如紀○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

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据彼難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通義云離儷也儷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偶三朝記謂之儷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衞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一圉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儀禮士昏禮儷皮注儷兩也麗儷告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兩離會以決正已也

疏鄧與會爾〔注〕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倘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宿都也此蔡鄭會于鄧與彼文同故知因鄧都得與鄧會爲通義云凡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三至諸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

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然啓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其不賢爲主爲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邴特爲起齊欲之變文云爾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盟例皆時又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此不日爲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爲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爲小信辭矣桓弒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

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疏】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扈傳曰未出內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按唐郎棠大事表謂在今兖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為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為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弒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不通義云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殷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不此乃為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為信者致故言危也○注凡致至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郎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危皆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子與隱之臣子君弒賊不討以為無臣子也所以深絕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杜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一統志嬴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桓月其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見其弒君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顧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

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概以爲失不班麻故不書王夫周之班麻與否於史無徵然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麻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麻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麻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麻如杜所注麻既天王所改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朔奔楚其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麻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麻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闕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過再失閏者是周司麻也魯司麻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麻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齊敢專置兩閏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麻既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是杜氏失不班麻說不可通誠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抑傳經

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也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為桓專為亂臣留餘地故說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既習杜氏不能不深為所說而又實有難通之處雖極力斡旋而終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王也○傳疏云三年有王見始者即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之終者即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者即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不就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初即位之時自知已篡戰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道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為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既非貶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為傳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邵公以為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者日今而後乃復有王云隱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尤矣何云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為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弒諱督之弒著接元年有王者即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以桓為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

祊田之類竟不知悔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云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告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顯孔劉二家牽涉穀梁甚無謂也春秋詳內而略外與夷終生之卒獨書王以正於義無取若謂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祀季妾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衛鄭盟于惡曹之屬何干曾事而亦不書王乎○注二月至而已○曹疏云郎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曰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門如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絕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殷正月也王二月者罰弊殷勢王正月速由文十茲幾李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爲漢例者在漢言漢巾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實恒世適三月不見爾其三月亦不書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事表云後爲甯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甯殖以蒲出獻公甯氏誅衛受蒲者爲公叔

氏出于獻公復以蒲叛是蒲為衛之嚴邑矣今為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釋詁邢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誅不聽胥靡之師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注時盟至相誓○釋文作不歃云本又作喢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為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遜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加坎血加書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

左者以敦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愼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又曰衛伯姬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皇氏以爲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拔如曲禮所次則胥命其即約信曰誓乎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

何言乎相命〔注〕據盟亦相命不道也〔疏〕注據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彼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據以爲問

近正也〔注〕以不言盟也〔疏〕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屢盟其心一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鄉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傳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古皆以胥命爲許之之辭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與春秋皆以胥命爲善也

此其爲近正奈

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疏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曰禮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按從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者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雖行先倡偕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歃血為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弭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為撥亂之書故也其貴齊衛亦非貴能不盟之國特此一事近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盛左氏穀梁作郕通義云蓋亦盛伯與會范注以郕為魯地其郕後為孟氏采

邑之成與紀侯
二傳作杞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壬作申誤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麻壬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麻治之當入月壬辰朔劉歆以爲六月元史麻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在晝食六分一十四秒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光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夷狄（疏）注光明滅盡也○詩載驅既不我嘉傳既盡也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豈部𧯷幾也訖事之樂也即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見君子古皆訓爲已已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汔可小康箋汔幾也亦通既爲小食與盡訓別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

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為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蔽即鄭氏駁異義說交繞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過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生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牽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　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衡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掩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人食則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疾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往景後至甚也○舊疏云即下七年夏穀伯殺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

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
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
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
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
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
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
去是其事也僭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王辰朔日有
食之既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鄧穀政教陵遲何說所本也漢
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王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
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
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距王師射
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
再弒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曰
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弒而不卒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
地于畢拔嚴當云武誅兼地干畢畢楚世家所云于是始闕
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稽漢志往引春秋緯云日食既
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飛侵薦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
久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
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往
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
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
常戒以自勑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曰

食三十六故日至邇也○注楚滅至夷狄○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傳聞世不治夷狄也僖二十六年楚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多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詳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錄夷狄滅小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疏通義云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翬貶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疏杜云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一統志下讙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今俗謂之夏暉城說文邑部鄻魯下邑三傳皆作讙鄻正字讙段借也應劭注漢志引哀八年取讙及闡是亦作鄻今三傳本亦皆作讙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

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

疏穀梁傳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同○注以言姜氏也○舊疏云讙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讙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注禮送至出門○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嫁娶云父誡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愆視諸衿鞶公羊問答云問徐彥疏以爲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誡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衿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白虎通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徐以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

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為壻門不知一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作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衞當日仍行自若也

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 注 據讙魯地 疏 注據讙魯地○上傳云越竟送女故知讙為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

自我言齊 注 恕己以及人也 疏 春秋據魯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下九年傳自我言紀亦即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不齊人父子之親故也

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注 所以崇父子之親從父

毋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會地【疏】舊疏云猶曰吾姜氏云若有孟姜者孟爲衍字也○注所以至之親○下九年傳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亦卽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卽詩鄘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既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知從魯辭也以讓齊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何以不致【注】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注據遂至齊致○見宣元年得見乎公矣【注】本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翬當并致者亦親迎重在翬也上會讙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翬故不復致不就讙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例危重之【疏】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翬如齊

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遄義云于讙已入國矣後言至自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讙當至復致○言若公不會于讙夫人不即見公則讙當并致如公至復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于讙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讙杜云不言讙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讙也如穀梁傳說則何爲得禮故彼引子貢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爲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盧本故誤茲○注不親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讙致即非者至讙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讙上拔若讙上致宜書夫人姜氏至自讙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讙前亦危也○注月者至重之○舊疏云即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夫人至危尤重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弒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關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注方分至

以書○若但問何以書與下複問大有年不明以喜書也疏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千為年夏謂之歲步悪周也殷謂之祀四祀修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

大有年

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疏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云余一人僅亦守府注僅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少也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一僅古文勤廑二形同說文人部僅才能也音義引字林同戰國策齊策邯鄲僅存注僅裁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詁哉始也亦即才字皆與僅劣義近○甚謂五至成熟○舊疏云舊本如是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作字解之多謂麥不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校勘記云解非也此不衍漢人語言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日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不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强為之區別耶拔以多少不等為少辭今俗語猶然舊疏非也校勘記以云熟當作孰三穗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點者非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

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

注問宣十六年見宣十六年經。○大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注謂五至成熟○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大熟成熟亦當作孰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公羊古義云宋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敗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二三年豐熟故以是知二公不宜行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恃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叠韻爲訓○注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

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豆也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秏滅此耗俗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九十九終

子汝荼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

公羊義疏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譔

桓四年
盡五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正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摠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散名有蒐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摠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獮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皮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太叔于田云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爲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疊韻爲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韋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爲訓○注易曰至田魚○郭本宋本同作罔閩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爲罔罟以田以魚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離爲目巽爲繩目之重者爲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離巽爲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田蓋取諸離也則虞本無罔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晁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曰漁

春曰苗〔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注苗毛至任者○說苑修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現也詩關雎左右芼之玉篇見引作現現謂擇也言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鄭本作當毛疑古本作現後人脫去毛旁遂作見鄭本又脫去見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

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現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爲苗除害就夏田釋耳然即如左傳周禮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豈獨夏爲然哉任妊通史記鄒陽傳注紂刳任者觀其胎產又方書督脈屬陽循脊而上至鼻任脈屬陰循腹而上至咽女子二十任脈通則有子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釋文作曰廋本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韋注蒐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云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爲春獵名注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廋信作搜搜訓求故有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穉下同范云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疏注狩猶至可取○放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敖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蟲

蒐獮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
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
守留之惠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敖水經注引云薄狩于
放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
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
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為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
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為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
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
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詩疏引李巡云冬圍守而取禽
無所擇也范云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
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按春蒐夏
苗秋獮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鄭注
云三田者夏不田蒐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運斗權曰
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
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
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
之以待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
讖緯見說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
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
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田為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川為
夏殷禮蓋殷周之說惟又以歲三田為以三事為田與禮注
非當以禮注為正劉氏逢祿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

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
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言但
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進田事凡六爻
以卦氣言之所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
日日月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
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嘗安養也十月成
從食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收於流春皆進服制與夏時
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閑時書問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
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蟄
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參年與此
義相足孔氏道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
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得
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闕其一以下於王故唯三田而
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
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有
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知非何氏臆造
繫露自承祠礿烝嘗四時祭祀之爲說益即中明周禮不必
即爲說春秋公羊先師以三田爲春秋制故漢博士据以作
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侯
制可知又考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獸也蓋亦指

夏田爲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鳥翼鷇卵魚禁鯤鮞獸長麑麌皆即何氏恐傷幼稚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囿以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祭牢者是也孔氏之說傎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疏注以其至過郊○舊疏云以其地遠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遠者非校勘記云當作以其去野太遠若然下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何吾近邑者蓋郎爲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而哀十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則因來戰深入竟內故曰吾近邑若尋常田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去國遠遊故示譏焉杜云郎非囿內之狩地故書地孔疏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囿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繹不書大野明得其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之則狩于郎蒐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必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

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處遊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也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傳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不知以狩不過郊言之此郎則爲遠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郎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轉迂回不可通也

諸侯曷爲必田狩（注）據有囿也

疏注據有囿也○傳疏云郎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說文囗部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辭愍命云熊羆羣而逸囿韋昭王逸注皆云囿苑也呂覽重己篇注畜禽獸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囿人職云掌囿遊之獸禁鄭注囿遊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視之彼疏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囿亦爲蒐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囿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囿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囿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田狩因據爲難故注云據有囿也

一曰乾豆（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中心死疾鮮絜故乾而豆之薦

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士三

疏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禮記釋文云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蓷暵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字亦宜作乾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孔疏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肩腢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爲乾豆也范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行本偶作腢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髃古書有作腢者从身說肩郛本作界毛本作潔爿拔肩髃絜也故不絜謂之不肩孔詩疏或即用此注則作絜是也膘說文肉部膘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他處革與肉可分剝獨此處不可分剝故也七發所謂犓牛之腴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廢割云脩前蓋近脅處今人謂馬肥爲膘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髃釋文云本文作腢說文骨部髃肩前也士喪禮記即牀而奠當髃注髃肩頭也足腢即髃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股旁邪達于右肩必貫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體古

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也此云乾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鐙○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登即膏登也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急就章鐙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杅而中施釘有柎者曰鐙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蓋豆籩登形制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明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所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禮記坊記觴酒豆肉即此其祭器當作梪說文云木豆謂之梪从木豆是也鐙當作豋說文豋禮器也讀若鐙同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即此其祭統之鐙自足下跗之名豆籩登三者皆有之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鐙形狀似禮器之登故以膏登釋之說文鐙錠也楚辭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鐙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鐙卷同鄭義○注天子至士三○各本作士二依鄭本正穀梁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上禮器文彼無卿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也鄭注禮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饌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賓

饋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
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
西夾各六孔疏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
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
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
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醢醓六豆設於醬東是
正羞也庶羞設於稍南膷臐膮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
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
故鄭注掌客云豆下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
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
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醓醢百二十羞之等但不知堂夾若
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鄭引公食大夫禮以證下
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
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饔餼於
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
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
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
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按豆數是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
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義述聞云出公而侯而上大夫
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尊不齊天子與
諸公爲君臣循諸侯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
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述今作天子之

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得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說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為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六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十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拔醢人注朝事為薦血腥之祭饋食為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為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即以此豆數為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為是邊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二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髀射之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

以爲賓客疏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髀云方爾反又步啟反股外也本又作脾校勘記云按左右皆髀股之髀非脾肺之脾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作髀按說文肉部脾土藏也無所謂左右骨部髀股外也肉部股髀也又大部奎兩髀之間也則髀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彤釋骨云股骨骨旁臨兩股者曰堅骨曰大骨曰髂一身之屈伸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髀樞亦曰樞機者髀骨之入樞者也在膝以上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楗其斜上鋏貫者則所謂機也由左臏達右髀遂心死稍遲肉已不及一殺之鮮絜故以爲賓客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當爲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髃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與此徵異說云次殺射髀骼死差遲與何氏合爲賓客者爲賓客之然賓也

三曰充君之庖注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腢中腸胃污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用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

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
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疏〕注充備也○小爾雅廣言
云充備也○注庖厨也○廣雅釋室云庖厨也○王制注云今
之厨也說文广部庖厨也○注三者至庖厨○校勘記云腢
宋本閩本同毛本作腢誤胃各本亦作腢俗字遲各本作遲
詩車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校勘記云五經文字
膘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髃見詩見春秋傳者卽指公羊此
注也見詩者指毛詩車攻傳也今詩傳作髃此注作髃皆髃
字形近之譌作髃从肉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字書無髎字
一本作髎與張參所据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
當作髎廣韻三十小云髎堅骨按髎髎髃皆不見於說文而
集韻髃髎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据作髎矣集韻無髃字五
經文字注中髃乃髃之誤詩音義髃字亦髃之誤按詩釋文
云髃餘耗反又湖可反謂水聽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髎音
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子小反此傳釋文云右髃羊紹反字
林子小反一本作胵音賢髃與髃俱不得音羊紹反當依詩
釋文所引一本作膘似爲近之膘爲脅後肉自左脅後達右
脅後適中腸胃污泡死最遲肉故惡故充君之庖也范云下
殺中腸污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厨尊神敬客之義
按今公羊釋文作髃亦誤髃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髃

當作牂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傳文見儀禮集傳集
注引三牲謂牛羊豕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朔大夫牛羊豕
凡三牲曰太牢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獸
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曰收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
大殺諸侯小殺羣下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
以講道義習武簡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收何聖人舉事
反本五殺者以奉宗廟發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
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後漢書陳蕃傳臣聞人君
事於苑閑雅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御覽
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
下以簡集士眾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敎
於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誡故寄敎于田獵閑肆五兵焉
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
必欲自射加功力焉穀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
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
埶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
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
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于射
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
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狩例時○傳識云節莊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
也○注此月至養微○公羊問答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庶

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集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據劉卷宰氏采不名且字〔疏〕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卷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下大夫也〔注〕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廱天子親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

疏注天子至且字

○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其爲老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山甫爲且字合仲乃爲字周制如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疑衍渠非名也渠官氏官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各本於且上衍一名字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由後人不解且字之恉因

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少上文注據劉卷氏宋不名且字氏宋者劉也卷者不名曰其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與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克字繹頡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乃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孫乃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諡又雜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牲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此後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道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合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

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
猶言藉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單稱伯仲
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
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
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
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
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曰父在故名疏引何氏嘗
育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
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了鄭箴之曰仍
叔之子識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
覿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
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名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
非左氏義劉氏逢蘇許云左氏此條亦譏劉歆不解天子下
大夫名月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
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然人士孝
而禮之繁露爲人者篇雖人子必有尊也教以孝必有先
也敎以弟也此成勢不足獨侍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
學云上老老而氏與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鄭注老老長長謂
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敎民睦也立敬自長始
敎民順也致以慈睦而民貴有親致以敬長而民貴用命父
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從
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

各本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袒割牲制俎實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袒而割牲謂牲人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酳謂食罷親執爵而酳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輭輪供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眾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云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

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
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文文王
世子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
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
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
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
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
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所其明旦三公詣闕謝以其禮過
厚故也文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輿三老同義也○注先王至
弟也○禮記祭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貴老敬
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
無弟字○注禮不全是也○校勘記云王謂末本閩本同監
本毛本誤收日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詩
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
有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
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大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
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見魯頌閟宮彼云
子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稱成于稱用公語也祭伯者閟
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
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
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敵以爲孫也說苑臣衛云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則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班氏據尚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案渠伯糾言也按禮記月令云聘名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何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衛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者也即此盛德之士也叔肸釋文作叔肸國本監本毛本作肸按說文此字正作肸从十从介○注下去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令其有今閔後沒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今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怴也注怴者狂也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怴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怴呼述反按怴字當作怴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怴怒也又釋訓怴怴亂也曹憲音呼述反今亦誤作怴禮運云故鳥不獝故獸不狘注獝狘皆飛走之貌也釋文狘況越反怴狘義同皆戊聲玉篇心部怴許律反怨也廣韻六術狘狂也皆从戊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述反則陸本亦當从戊作戕○注怴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崇亡而死由不絕也是怴鳥狂也按說文犬部載獄走貌攣逸疏戕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日狂易易者懼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獝懼惕是也正字作傷說文人部傷懼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穀皆有聞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己丑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蜚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有貴賤古者諸侯喑聾跛躄惡疾皆不免所以導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真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當告之於王

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杞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

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

〔疏〕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注以二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閒者穀梁傳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甲戌爲月之二十一日己丑爲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疑之辭焉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安若此當以此傳爲正范氏說穀梁以爲辟病潛行未知所據論語爲政云多聞闕疑藏氏譔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魯史舊文如陳侯

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注據蔡至如也○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按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當之不以後見義或者以蔡是大國齊之類故取之

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疏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疑常作齊鄭按鄭伯爵得爲大國者春秋之初鄭莊號爲强盛時與齊宋諸國會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玉篇作鄒離兩也兩國相會故曰離會○注時紀至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則紀若與會則非離會當書齊侯鄭伯會于紀矣通義云紀與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

鄭伯會于紀雖則不可曰會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即對蔡侯鄭伯會于鄧發傳唯為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離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明紀人不與唯謂朝紀則非齊鄭時背殊人無朝紀之理則會于紀者為是○注春秋至離會○傳疏云即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是也按彼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文隱十年注所謂內無大惡乃可治諸夏大惡是也○注不書外離會○舊疏云即此文變會言如是也隱二年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注至所至離會○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隱元年注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舊疏云若不載此事以略言如則嫌所傳聞世合書外離會但偶無之耳故曰嫌外離會常書也故書而變其文見所傳聞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義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也按常書疑是當書之誤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詩節南山疏云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

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歲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穀梁作任仍任音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仍下注云沅案毛萇詩序云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為周大夫古仍任通用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當即仍叔之仍也 其稱

仍叔之子何〔注〕据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尹氏不稱子〔疏〕〔注〕据宰至稱子○監本毛本字作官設校勘記云此謂仍叔是字武氏子不稱字也宰渠氏官見上四年武氏子不稱字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是也尹氏不稱子亦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 譏何譏爾譏

父老子代從政也〔注〕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疏〕通義云譏父老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為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按下九年左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彼疏引何君膏肓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為短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于事也如不然者年老廢疾可以傳事子孫故周禮典命有攝其君之制若父仍在位而子安然代其任非所宜也然

此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隱如孔
氏所云也穀梁傳仕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
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之辭也亦即譏父老子代
從政之義故范云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兼參譏之也左
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用公羊穀梁之說以爲父老求聘非
父沒○注禮七十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懸輿者淮
南子云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
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與舊說
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
於君故曰縣輿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縣輿矣釋文
本作縣車盧氏文弨云淮南子作縣車初學記類聚引同按
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
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
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示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
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
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隸釋
載侯成碑縣輿養神輿舊疏本同按今曲禮作致事鄭注致
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
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
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
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
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保其世稱仍叔乃

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出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三年百里子蹇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

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為營衛正義云環繞軍兵為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疾若營衛然也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又記父母有疾云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諸節別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為無臣子也所以深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隱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疏）大事表云杜云魯地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即此足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沭水篇沭水又南逕東海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在漢地志東海郡即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即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即丘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琅邪即丘春秋時曰祝丘闞駰十三州記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注據河陽舉王狩別出朝文文不連王王師不道所加疏注據河至連王○僖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陽下云壬申公朝于王所彼言王狩出不衆之彼別言公朝不連上王文故據以難之○注王師不道所加○舊疏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道伐某今言伐鄭故難之從王正也注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為王舉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疏注美其至錄之○詩衛風伯兮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疏引鄭志鄭答臨碩引公羊之文

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死節○詩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賓錄也按詩伯兮云伯兮朅兮傳伯州伯也即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爲伯者詩邶風旄丘責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閒人分散則君復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半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繁露王道云天王伐鄭議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云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疏引徐邈云來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蔑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若至疑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也注諱自伐鄭又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衆

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後能左右之曰以蔡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予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已曰以以已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辭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繻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貿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繻葛不可言也故貿戎貿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熄遠也抹譏從王以美得正抑實諸侯非大夫大夫以陪臣而擅用兵從王不正甚矣公羊之義王爽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親馭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

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注雩旱至知也○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漢書注引服注雩者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服據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已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求膏雨此著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帝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郎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穎氏以爲龍見郎五月不免强改天宿牽合月會矣白虎通災變云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也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大旱可知子政者穀梁楚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郵云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中唯四月龍星見始行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迺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乎常也賈以爲別乎山川言大者失之○注君親至侶與○監本毛本栾作崇非荀子大略篇王伯厚詩攷韓詩引此並作栾韓疏亦以爲韓詩傳文月令疏引考異郵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

魯僖斷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猶爲雩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綴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依而行之爲其疏云政不一者謂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諂亂國苞苴行者謂受人之飾政以斷成讒夫倡者謂若魯任鄭瞻○注使童至之雩○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注雩之祭吁嗟而請雨故釋文引孫炎注云雩之祭行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雩求雨之祭吁嗟之說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雩吁呼皆亂觀爲訓故鄭氏祭法注雩之言吁嗟也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明稱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緯非正雩若爲旱甚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國大旱則率巫以舞雩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也按論衡明雩云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

論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按論衡所記必是漢世論語先師舊說亦當指常雩之儀若因旱而雩則男女皆有故周禮有女巫之職也繁露求雨篇按五行之數春用小童八人夏用壯者七人季夏用丈夫五人又老者五人秋用鰥者九人冬用老者六人又云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又樂緯稽耀嘉云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皆與此異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雩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夏之四月是雩之正爲純陽之月陽氣正盛祭五精帝兼及山川百辟卿士雖不旱亦雩其用之冬春夏爲夏時之八月至三月雖旱亦不雩以不爲災也故鄭云周冬及春夏無雩也若自仲夏以後至於仲秋季秋旱則亦行雩祭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禱禮焉經漢志注引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龍見而雩龍所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爲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皆興此則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設禱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時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卽所謂呼雩之詞故穀祭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也月令[illegible]注云大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以彼經云乃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為王侯異制也其禱禱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也月令疏云凡雩必先禱此經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不為雩以非雩月故不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得雩上帝者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禘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郎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諶云有在已地按衞宏漢舊儀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壝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衞宏所說魯城東南舊壇猶存焉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南郊郊特牲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為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然則何以不言旱注據日食鼓用牲于社疏注據日至于社○見莊二十五年舊疏云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據難之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

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

〔疏〕注從可至文也○解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再書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讖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僖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公羊書雩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雩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雩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釋之曰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雩明雩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遺旱雖有不憂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雩禱歲願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十三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傳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索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文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於非致不未記非人君因旱而雩書之所以示災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測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憂且既云國君遣旱雖有不發民事者何乃廢禮不禱雩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閔七月八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皆穀梁云無爲雩是議其冬雩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譏旱不爲修雩之祭其用季夏當有正雩

則龍見而雩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者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亦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事之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

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鄭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焉足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為旱修雩也雩書月者為修旱之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按玉孫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為災者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為災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為災若無霧露霑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為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按孔穎達彼疏專據左傳穀梁為說何氏所不取公羊義不雨即為異旱則為災災者後事而見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雩而不雨不雩或書雩或書旱者見人君之急民非否也無非勸戒有民者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五穀謂之不雨亦通○注日食為至所為○舊疏云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郎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蓋但言鼓用牲于社無以卻為月食為大水非如雩祭之尊請雨為也○注必見至急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得點欲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知書秀者即人君之能悔過修德變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

災異之象於前而亂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雩之義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疏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雩則旱見故爲災○注旱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暘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興師旅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是政教不施即傳之號令不順民心不從也○注先是至此旱○上三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是桓公無王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脫而字耳比爲天子所聘者即上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

也故春秋去二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遠狩即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即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動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云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弒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意下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興邢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邢丘或祝丘之誤與何氏義大同疑亦董仲舒劉向等說非伏生傳語

蝝（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蝝本亦作螽說文螽或螽字左傳穀梁作螽後同螽蝝字同

何以書記災也（注）蝝者蝗蝝之所生與上旱同說（疏）注蝝者至同說○漢書五行志云介蟲之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按宋鄭無聘魯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蝝爲諸蟲衆會意文三年傳注蝝猶衆也是也說文蝗部螽蝗也从䖵冬聲冬古文終字又蝝云螽或从虫衆聲爾雅釋蟲阜螽蠜詩疏引李巡云阜螽蝗子也陸璣云今人

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簸
蝑則阜螽聲之轉也杜預以螽爲蚣蝑之屬按釋蟲又云蚻
螽蚣蝑與草螽負蠜蟿螽螇蚸土螽蠰谿皆有螽名故宜十
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螽蝗互訓
則螽蝗明矣類聚引佐助期云螽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
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寡也又引五行傳云甲蟲有
中能蜚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
旱氣動象王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旱相因而至旱或
無蝗蝗無不旱故此螟與大雩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
州人謂之螣即蟘釋蟲云食葉蟘左疏引李巡云言禾葉
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蟘也方言蟒宋魏謂之蚮南楚之外
謂之蟅蟒或謂之蟒或謂之螣郭注即蝗也亦呼虴蛨按蟅
蟒即螞蟖其形如蝗而無王字時隱草際亦食苗葉而不爲
害月令云百螣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鄭云螣蝗屬也舉
其似耳杜以爲蚣蝑之屬按釋蟲蜇螽蚣蝑左疏引方言云
春黍謂之蚣蝑陸璣毛詩疏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
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瑇瑁
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土螽蠜螽
樊光云皆蚣蝑之屬也左傳言凡物不爲災不書則亦以書
者爲記災也頻擾如遠狩城觀上皆是故何以爲異上旱何
說也

冬州公如曹【疏】水經注汶水篇又北過湻于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湻于公號曰湻于國春秋桓六年州公如曹傳曰湻于公如曹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湻于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湻于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湻于公國之所都方輿紀要云湻于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公羊無說未與知此州即湻于否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注】爲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范云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左傳以爲湻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非公羊義○注爲六至化也○下六年寔來傳云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因明年有化我之事故今冬書如曹見其過我以爲化我張本也云傳不言化我者謂此傳直言過我著此年如曹時或有假道之禮明年回國時過魯無禮故春秋慢之而不言化我之故是其非再化也其非不復其國明矣○注稱公至無責○舊疏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

不知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炫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君其爵得稱公上亦懸殊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滅安得地既削小爵尚尊崇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興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壹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失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爲國以禮鄧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羊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鄧朝公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終

子汝蓀校字
常熟丁國鈞參校